

東塾讀書記

東塾讀書記卷二

番禺陳澧撰

論語

論語二十篇。以學而時習之五字爲首。趙邠卿云。聖人之道學而時習。孟子得其意矣。陸氏釋文云。以學爲首者。明人必須學也。亦至精之語。

陸象山云。論語中多有無頭柄底說話。如學而時習之。不知時習者何事。語錄此象山妄說。黃氏日鈔已駁之矣。陸清獻云。子曰。學而時習之。開口說一箇學字。要討箇著實所學者何事。如何樣去學。注只云。學之爲言效也。未言如何效。又云。所以明善而復其初。亦未言善是如何。初是如何。若不討著實。則皆可爲異學所借。須將大學八條目細細體認。然大學八條目。亦何嘗不可借。如象山陽明輩。皆是借大學條目。作自己宗旨。又須將朱子章句或問體認。然後此學字有著落。大抵學也者。博學。審問。慎思。明辨。篤行。是也。所學者人倫事物之理。本於天命之性。是也。松陽講義卷四。澧謂清獻欲求學字著實。誠是也。然求之朱注。求之大學。求之章句或問。何如求之論語乎。論語言學者。學而章爲首。次。則弟子章曰。則以學文。又次。則賢賢易色章曰。雖曰未學。吾必謂之學。然則所學者文也。賢賢以下四事也。又次。則君子不重章曰。學則不固。又次。則君子食無求飽章曰。可謂好學。然則學之當重而固也。當不求安飽敏事慎言就正有道也。論語二十篇學字甚多。皆同此學字也。如此求之。則著實矣。此澧之管見。安

得起清獻而質之。

學者何。讀書也。朱子云。昔子路曰。有民人焉。有社稷焉。何必讀書。然後爲學。而夫子惡之。然則仕本於學。而學必讀書。固孔門之遺法也。盡心堂記。澧謂子夏言賢賢易色四事。而云雖曰未學。吾必謂之學矣。此二學字。亦必以讀書解之。乃通。猶云如此之人。雖曰未讀書。吾必謂之讀書也。朱子又云。書只貴讀。讀便是學。夫子說學而不思則罔。思而不學則殆。學便是讀。讀了又思。思了又讀。語類卷十。此解學字爲讀字尤明白矣。

朱注云。學之爲言效也。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爲。澧案學訓效。見尙書大傳。及廣雅釋詁。角弓詩云。爾之教矣。民改錯云。學字注作效字。從來字學並無此訓。西河之妄如此。蓋惟上古聖人生而知之。至於後世則衆人必效聖人。後聖亦必效先聖。後王亦必效先王。服堯之服。誦堯之言。行堯之行。此衆人之效聖人也。祖述堯舜。憲章文武。此後聖之效先聖也。殷因於夏禮。周因於殷禮。此後王之效先王也。後覺效先覺。聖人復起。不易斯言矣。

顏氏家訓云。夫所以讀書學問。本欲開心明目。利於行耳。未知養親者。欲其觀古人之先意承顏。怡聲下氣。不憚劬勞。以致甘腴。惕然慚懼。起而行之也。未知事君者。欲其觀古人之守職無侵。見危授命。不忘誠諫。以利社稷。惻然自念。思欲效之也。素驕奢者。欲其觀古人之恭儉節用。卑以自牧。禮爲教本。敬者身基。矧然自失。斂容抑志也。素鄙吝者。欲其觀古人之貴義輕財。少私寡慾。忌盈惡滿。賙窮卹匱。赧然悔恥。積而能散也。素暴悍者。欲其觀古人之小心黜己。齒弊舌存。含垢藏疾。尊賢容衆。茶然沮喪。若不勝衣也。素怯懦者。欲其觀古人之達生委命。彊毅

正直立言必信。求福不回。勃然奮厲。不可恐懼也。歷茲以往。百行皆然。勉學此所謂學之爲言效也。音晉友。僕子言效也。如學書者云。學歌學稽是效。歌效稽也。學詩者云。學杜。學韓。是效杜效韓也。學梓匠輪輿。亦效其師之爲梓匠輪輿也。此說最明切。子琴名度。番禺舉人。廣西試用知縣。

時習者何也。求之古傳記之書。則學記云。大學之教也。時教必有正業。孔疏云。言教學之道。當以時習之。然則魯語云。士朝受業。晝而講貫。夕而習復。夜而計過無憾。而後即安。此蓋所謂時習也。求之後世之書。則司馬溫公云。范文正公掌府學。課諸生讀書寢食。皆有時刻。諫水紀王伯厚云。凡作工夫。須立定課程。日日有常。不可間斷。縱使出入及賓客之類。亦須量作少許。風雨不移。辭學指南此蓋所謂時習也。蓋讀書必立定課程。朝讀此書。則朝朝讀此書。而不移於夕。夕習此業。則夕夕習此業。而不移於朝。有一定之時刻。有一定之功課。今塾師教童子猶如此。蓋聖人之學。千古未變者也。

論語最重仁字。編論語者。以孝弟爲仁之本。爲言仁之第一章。巧言令色鮮矣仁。爲言仁之第二章。他如克己復禮。出門如見大賓。皆遠在其後。且孝弟巧言二章。以有子之言在前。孔子之言在後。尤必有故矣。蓋克己復禮。出門如見大賓。惟顏淵仲弓。乃能諳事斯語。若爲人孝弟。不巧言令色。則智愚賢否。皆必由此道。而孝弟尤爲至要。此其編次先後之意也。此二章之後。則弟子章曰。汎愛衆而親仁。孔子於子路冉有公西華。皆曰不知其仁。於令尹子文陳文子。皆曰焉得仁。此與焉得儉。焉得知。焉得剛。句法同。上文未知二字。而教弟子則曰親仁。弟子安所得仁者而親之乎。惟先有孝弟巧言二章在前。則親仁之仁。不煩言而解。蓋即孝弟不巧令之人耳。此則十室之

東塾讀書記 卷二 論語

四

邑有之矣。以此見論語之言仁。至平至實。而深歎其編次之善也。三省章在前。千乘章在後。治身先於治國也。弟子賢二章。皆言學。弟子謂年幼者賢。賢易色。事君致身。則壯有室。強而仕矣。編次先後。亦似有意也。弟子謂年幼者劉端臨論語駢枝之說。賢易色。主夫婦而言。陳亦韓經咫之說。

巧言令色四字。孔子引尚書也。鮮矣仁三字。孔子說尚書也。孔子述大禹之言以講仁字。經義之最大者也。黃石

壇問業云。某初讀論語。問先生云。頭一葉書。孔子只教人讀書。有子如何教人孝弟。孔子只教人老實。曾子如何教人省事。問者大笑。某今老來所見。第一件猶是讀書。第二件猶是老實。邊未見裕壇問業之書。見明儒學案。卷五十六。載此條。嘗與鄭小谷論之。小谷云。老實二字。解巧言令色章甚精。

朱子云。今讀論語。且熟讀學而一篇。若明得一篇。其餘自然易曉。語類卷十二又云。若每章翻來覆去。看得分明。若看

得十章。敢道便有長進。卷十二。禮案爲人孝弟。賢賢易色。事君致身。朋友有信。五倫之事備矣。賢賢易色。主夫婦而言。時習學

文。格物致知也。忠信不巧言令色。誠意正心也。三省修身也。孝弟。齊家也。道國。治國也。犯上者鮮。作亂者未之有。

天下平也。大學八條目備矣。此皆在學而篇前十章者也。朱子教人讀一篇。再則教人看十章。可謂善誘。學者如

欲長進。則盡遵朱子之教乎。

宋儒好講一貫。惟朱子之說平實。語類云。嘗譬之一便如一條索。那貫底物事。便如許多散錢。須是積得這許多

散錢了。卻將那一條索來一串穿。這便是一貫。若陸氏之學。只是要尋這一條索。卻不知道都無可得穿。卷十二今

人錢也不識是甚麼。錢有幾箇孔。良久曰。公沒一文錢。只有一條索子。同上。

困學紀聞云。孔門受道唯顏曾。子貢自注云。子貢聞一以貫之傳。與曾子同。卷七。禮謂必以一貫爲受道。論語二

十篇中。無夫子告顏子一貫之語也。何以顏子亦受道乎。顏子自言。夫子博我以文。約我以禮。此爲受道無疑矣。此卽一貫無疑矣。然第六篇子曰。君子博學於文。約之以禮。亦可以弗畔矣夫。第十二篇子曰。博學於文。約之以禮。亦可以弗畔矣夫。邢疏云。弟子各記所聞。故重載之。然則顏子所受博文約禮之道。諸弟子所共聞。豈單傳密授哉。容齋隨筆云。或謂一以貫之。非餘人所得聞。是不然。顏氏之子。冉氏之孫。豈不足以語此。卷十三。

顧亭林說予一以貫之云。三百之詩至汎也。而曰一言以蔽之曰。思無邪。日知錄卷七。此說最明白。詩三百者。多學也。博也。一言以蔽之者。一貫也。約也。思無邪者。忠恕也。禮也。

與點之語。後儒尤喜言之。集解。周曰。善點獨知時。此漢儒之說。本平實也。獨知時者。知衰亂之時。志在隱逸。故夫子喟然而歎也。皇疏。采李充云。彼三子者之云。誠可各言其志矣。然此諸賢既已漸染風流。淪服道化。親仰聖師。誨之無倦。先生之門。豈執政之所先乎。嗚呼。遽不能一忘鄙願。而暫同于雅好哉。諒知情從中來。不可假已。惟曾生超然。獨對揚德音。起予風儀。其辭清而遠。其指高而適。聲聲乎固盛德之所同也。三子之談。於茲陋矣。此則晉人之清談。非聖門之學。其文華妙。亦非說經之體也。皇疏所采華妙之語。如此類者甚多。晉人說經風氣如此。

朱注云。三子規規於事爲之末。又采程子云。子路等所見者小。孔子不取。王氏復禮四書集注補云。夫子問如或知爾。則何以哉。三子以抱負對。正遵師命。豈可云規規於事爲之末乎。孔子旣言亦也爲之小。孰能爲之大。而乃云所見者小。明與聖經相反。此則程朱之說。亦有未安。王氏辯之是也。

朱子語類云。安卿問向來所呈與點說一段如何。曰。某平生便是不愛人說此話。論語一部。自學而時習之。至堯曰。都是做工夫處不成。只說了與點。便將許多都掉了。卷一百一十七又云。昨廖子晦亦說與點。及鬼神反覆問難。轉見支離沒合殺了。同上又云如論語二十篇。只揀那會點底意思來涵泳。都要蓋了。單單說箇風乎舞雩。詠而歸。只做箇四時景致。論語何用說許多事。同上此則可以箴砭說與點之習氣矣。

德行。言語。政事。文學。皆聖人之學也。惟聖人能兼備之。諸賢則各爲一科。所謂學焉而得其性之所近也。惟諸賢各爲一科。故合之而聖人之學乃全。後世或講道學。或擅辭章。或優幹濟。或通經史。卽四科之學也。然而後世各立門戶。相輕相詆。惟欲人之同乎己。而不知性各有所近。豈能同出於一途。徒費筆舌而已。若果同出一途。則四科有其一。而亡其三矣。豈聖人之教乎。

朱子名臣言行錄。黃東發日鈔。皆載胡安定教授湖州。敦尚行實。置經義齋。治事齋。經義齋者。擇疏通有器局者。居之。治事齋者。人各治一事。又兼一事。如治民。治兵。邊防。水利。算數之類。其在太學。有好尚經術者。好談兵戰者。好文藝者。好節義者。使各以類羣居講習。澧謂此乃四科之遺意。學記云。教人不盡其材。如胡安定之教。可謂盡其材者也。子路冉有公西華所言有勇知方足民小相亦惟安定之教得此意。○元史吳澄傳云。爲國子監司業。爲教法四條。一曰經學。二曰行實。三曰文藝。四曰治事。尤合於四科之法。

世說新語。有德行。言語。政事。文學四門。隋崔賾撰八代四科志三十卷。見隋書崔賾傳。蓋爲八代人作傳。而分爲四科也。自古以來可傳之人。無出於四科之外者也。

元魏高崇云。仲尼四科。德行爲首。人能立身約己。不忘典訓。斯亦足矣。劉歆之云。人之立身。雖百行殊途。準之四科。要以德行爲首。事見魏書本傳皆篤論也。朱子云。學不可以一事名。德行言語政事文學。皆學也。今專以德行爲學。誤矣。答潘文叔書此則論四科之不可偏廢。且專以德行爲學。朱子猶以爲誤。則專以言語政事文學爲學。尤誤可知矣。專學一科。不誤也。專以己所學之一科。乃謂之學。而以己所未學之三科。不得謂之學。則誤也。

皇疏云。范甯曰。文學謂善先王典文。侃案文學。指博學古文。司馬溫公云。古之所謂文者。乃詩書禮樂之文。升降進退之容。弦歌雅頌之聲。非今之所謂文也。今之所謂文者。古之辭也。答孔司戶文仲書新唐書文藝傳。序云。夫子之門。以文學爲下科。禮案此誤。以後世之文辭。爲孔門之文學。又見文學在四科之末。故云下科耳。德行言語政事。皆載在先王典文詩書禮樂之內。故以文學承三科之後。非下也。

四科之學。非但不可相詆。抑且不可妄談。講道學者。談辭章。辦政事者。論經學。皆多乖謬。辭章經學。兩家亦然。幸而其說不行。但爲識者所嗤。而已。不幸而其說行。則更誤人矣。凡非己之所長者。不必置喙也。

范文正公云。王者采人。豈無其要。孔子之辨門人。標以四科。一曰德行。二曰政事。三曰言語。四曰文學。以四科辨之。思過半矣。推委臣下論司馬文正公云。人之才性。各有所能。或優於德而奮於才。或長於此而短於彼。是故孔門以

四科論士。漢室以數路得人。乞以十科舉士劉子。二公論人才。皆以四科。可見四科者。王者所以治天下也。不可缺一也。漢書百官志注引應劭漢官儀曰。世祖詔丞相故事。四科取士。一曰德行高妙。志節清白。二曰學通行修。經中博士。三曰明達法令。足以決疑。能案章覆問。文中御史。四曰剛毅多略。遭事不惑。明足以決。才任三輔。令皆有學弟。廉

公之行。後漢書。和帝紀。注引此云。建初八年詔。乃建武之誤也。黃瓊傳云。瓊以前左雄所上李康之選。專用儒學文吏。乃奏增孝悌及新從政者。爲四科。遭案世祖之詔。實瓊之奏。所謂四科。大略皆卽論語四科三國志杜恕傳云。上疏曰。州郡考士。必由四科。又吳主傳。注引江表傳云。孫權詔曰。自今選三署。皆依四科。通典云。劉劭作都官考課之法。當使州郡考士。必由四科。卷十五。此皆不言四科之法。又晉書百官志云。太始六年。初置總明觀。學代之可也。朱子語類云。呂與叔欲奏立四科。取士曰德行。曰明經。曰政事。曰文學。卷一百九。此則不知論語之文學。乃經學。而別爲明經一科。其所謂文學。乃辭章之學也。

聖門重詩教。子夏言詩。固爲文學之科。然思無邪。則德行之事也。達於政而能言。則政事言語之材也。是詩教兼四科也。然此非易事。但能無失小子之業。而免於面牆之誚。斯可矣。欲興經學。宜以詩爲先也。

詩者樂章也。樂則其鏗鏘鼓舞也。然興於詩。成於樂。分言之者。毛詩傳云。古者教以詩樂。誦之。歌之。舞之。子

傳誦之者。學詩也。歌之。弦之。舞之者。學樂也。後世則無成於樂之學矣。漢時制氏以雅樂聲律。世在樂官。猶頗能紀其鏗鏘鼓舞。漢書藝文志。鹿鳴。騶虞。文王。伐檀。四曲。至魏時尙存。左延年。改騶虞。伐檀。文王三曲。晉荀勗。并除鹿鳴

舊歌。詳見宋書。晉書樂志。古樂之亡。此二人之罪也。

論語言禮者凡四十餘章。自視聽言動。與凡事親。教子。事君。使臣。使民。爲國。莫不以禮。其所以爲禮者。曰敬。曰讓。曰約。曰節。曰文之。其本在儉。其用在和。而先之以仁之守。義之質。學之博。先進後進不同。則從先進。禮雖廢而猶愛之。夏殷禮不足徵。而猶能言之。射不主皮之語。則述儀禮之文也。鄉黨一篇。則皆禮記之類也。論語之言禮。至博至精。探索之而靡盡也。

論語所言皆禮也。以其小者觀之。如趨過者。子見父之禮。沐浴者。臣朝君之禮。行束脩者。弟子初見師之禮。非公事不至者。士人見官長之禮。三愆者。侍坐之失禮。居於位與先生並行者。童子之失禮。小者如此。大者可知也。上謝

蔡語錄。胡籍。漢及伊洛淵源。皆載朱子發見上蔡。上蔡云。與賢說一部論語。學子見齊衰者。及師見三章。曰一部論語。只恁地看。此雖上蔡好為奇談。然可見相習者亦有禮。天下無一事無禮者也。

論語說易書者少。春秋則更未論及。然有恆。無大過。思不出其位。易之精義也。孝友施於有政。書之精義也。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。數章。及堯曰咨一章。論堯舜禹湯文武。尚書百篇。此提其要矣。晉文公譎而不正。齊桓公正而不譎。及天下有道。則禮樂征伐。自天子出。祿之去公室五世矣。二章。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事。尤提其要矣。陳恆弑君。孔子請討。即在西狩獲麟之年。此尤春秋之所以作也。孟子云。臣弑其君。孔子作春秋。經學之要。皆在論語中。故曰論

語者。五經之鎔鑄也。此趙那卿孟子語辭。

文王既沒。文不在茲乎。朱注云。不曰道而曰文。亦謙辭也。禮謂文不在茲乎。承文王而言。此文王之所以為文也。

非謙辭也。天之未喪斯文。夫子以為己任。蓋謂刪述五經。垂教萬世。此即所謂夫子之文章也。皇疏云。文章者。六籍也。匡謬正俗云。

子貢曰。夫子之文章。可得而聞也。蓋言夫子刪詩書。定禮樂。修春秋。卷一。四教以文為首。蓋亦指五經之文。故聖教以此為先。顏淵曰。夫子博我以文。

曾子曰。君子以文會友。是顏曾之學皆以文。非獨子游子夏也。夫子之文章。子貢在當時固得而聞之矣。至於今

二千餘年。人人皆得五經而讀之。即人人皆得聞夫子之文章。至萬世無窮極也。

朱子語類云。問五十知天命。何謂天命。先生不答。又問。先生厲聲曰。某未到知天命處。如何知得天命。卷二問叔

器看文字如何。曰。兩日方思量顏子樂處。先生疾言曰。不用思量。你而今只去博文約禮。便自見得。今卻去索之於杳冥無朕之際。你去何處討。卷三問顏淵喟然歎曰一段。曰。吾人未到他地位。畢竟未識說過甚麼。卷三讀論語者。當守朱子之戒。勿好爲高論也。

曾子之學。大學一篇。朱子章句備矣。立事本孝之等十篇。阮文達公爲之注釋矣。至論語所記曾子之語。如可以託六尺之孤章。朱子云。曾子恁地剛有孟子氣象。又云。見得曾子直是峻厲。語類十五士不可以不困毅章。朱子云。曾子之學。大抵如孟子之勇。若不勇。如何主張得聖道住。上同。澧謂讀孟子述曾子大勇之語。愈可證明朱子之說也。且困毅之語。淺而言之。尤可爲學者箴砭。學者說經數條。卽自命爲經學。斯不困矣。如劉端臨論語駢枝所說不多。而條條精確。則又當別讀書隨意翻閱。不能自首至尾。斯不毅矣。爲士者如此。曾子以爲不可也。

子夏曰。日知其所亡。月無忘其所能。讀之似甚淺近。然二者實學問之定法也。於稽其類。則知新者。知也。溫故者。無忘也。知及之者。知也。仁能守之者。無忘也。擇善者。知也。固執者。無忘也。深造者。知也。自得之者。無忘也。知斯二者。知也。弗去者。無忘也。平旦之氣者。知也。操則存者。無忘也。四書之理皆如此。顧亭林著書名曰日知錄。甚有意。

論語有絕奇處。師旅因以饑饉。而子路能爲之。哀公什二不足。而有若勸以盡微。足食足兵。民信。子貢問三者去一。二者去一。讀之皆使人瞿然而驚。以此知聖門諸賢。才識謀慮。超越尋常萬萬也。有若對哀公語。似近於迂。然足。至什二之後。何以反不足乎。復於什一。則不能不節用。而用自足矣。此乃毅力也。非迂也。

子張篇。記諸賢之語。猶後世之學案也。澧嘗分而錄之。其餘十九篇。所記諸賢問答。亦分而錄之。附以禮記左傳。其荒廢者不錄。讀之而知諸賢之性情學問。雖同入聖門。而各有不同。所謂學焉而得其性之所近。此聖門所以

爲大也。太史公爲仲尼弟子列傳。其自序云。孔子述文。弟子興業。咸爲師傅。崇仁厲義。夫既咸爲師傅。則其所傳者廣矣。惜多湮沒不彰耳。朱竹垞孔子門人考。所考甚詳。惟誤以弟子之弟子爲門人。澧嘗辨之。文在東塾集。

論語。記聖人之言。有但記其要語。其餘則刪節之者。如孟子云。孔子曰。過我門而不入我室。我不憾焉者。其惟鄉原乎。鄉原。德之賊也。據此。則論語所記。節去上三句也。以此推之。如君子不器。有教無類。四字而爲一章。何太簡乎。必有節去之語矣。所以然者。書之於竹簡故也。故竹簡謂之簡。文字少亦謂之簡。字義之相因。大率類此。

論語。記門人之問。有兩體。如子貢問曰。何如斯可謂之士矣。子張問曰。何如斯可以從政矣。凡問者蓋皆如此。必有所問之語也。簡而記之。則但曰問政。問仁。問孝耳。且諸賢之問。固有所問之語。尤有所問之意。如子貢問何如斯可謂之士。豈子貢身爲士。而竟不知士之謂乎。此乃求夫子論古今士品之高下。故問及今之從政者。凡讀論語者。當知此意也。

何平叔集解敘云。今集諸家之善。記其姓名。有不安者。頗爲改易。名曰。論語集解。邢疏云。示無勦說。又云。杜氏。注春秋左氏傳。謂之集解者。謂聚集經傳。爲之作解也。此乃聚集諸家義理。以解論語。言同而意異也。澧謂何平叔集解。真所謂無勦說者。杜氏之集解。取賈服注。而不記姓名。體例不及何氏遠矣。不止言同而意異也。

晉文公諱而不正。齊桓公正而不譎。集解。上句采鄭注。下句采馬注。君子懷德。孔曰。懷。安也。小人懷土。孔曰。重遷。君子懷刑。孔曰。安於法。小人懷惠。包曰。惠。恩惠。三句采孔注。一句采包注。克己復禮爲仁。馬曰。克己。約身。孔曰。復反也。身能反禮則爲仁矣。六字而采二家之注。古之狂也肆。包曰。肆。極意敢言。今之狂也蕩。孔曰。蕩。無所據。古之矜也廉。馬曰。有廉隅。肆。蕩。廉。三字而采三家之注。觀此。則知何平叔之簡擇翦裁。殊費心力也。

包咸云。知之者不如好之者。篤好之者不如樂之者深。一篇字。一深字。簡而精。行不由徑。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。包咸云。言其公且方。公字。方字。亦簡而精。古人經注如此。不易及也。

何注。有太簡處。晏平仲一章。只注晏平仲三字。君子有三戒一章。只注得字。孔曰。得食得。生而知之者上也。一章。只注

困字。孔曰。困謂有所不通。十室之邑一章。葉公問政一章。唯女子與小人一章。皆無注。

何注。始有園廬之語。如子曰志於道。注云。道不可體。故志之而已。回也其庶乎屢空。注云。一曰空。猶虛中也。自是以後。園談競起。六十而耳順。孫綽云。耳順者。廢聽之理也。朗然自悟。不復役而後爲。子畏於匡。孫綽云。兵事險阻。常情所畏。聖人無心。故以物畏爲畏也。久矣。吾不復夢見周公。李充云。聖人無想。何夢之有。蓋傷周德之日衰。故寄慨於不夢。吾不試故藝。繆協云。兼愛以忘仁。游藝以去藝。顏淵死。子哭之慟。繆協云。聖人體無哀樂。而能以哀樂爲體。不失過也。郭象云。人哭亦哭。人慟亦慟。蓋無情者與物化也。脩己以安百姓。郭象云。以不治治之。乃得其極。君子道者三。我無能焉。江熙云。聖人體是極於沖虛。是以忘其神武。遺其靈智。其尤甚者。回也其庶乎屢空。

顧歎云。夫無欲於無欲者。聖人之常覺。有欲於無欲者。聖人之分也。二欲同無。故空空以目聖。一有一無。故每虛以稱賢。太史叔明申之云。按其遺仁義。忘禮樂。墮支體。黜聰明。坐忘大通。此忘有之義也。忘有頓盡。非空而何。若以聖人驗之。聖人忘忘。大賢不能忘忘。不能忘忘。心復爲未盡。一未一空。故屢名生也焉。此皆皇侃疏所采。而皇氏因虛之說尤多。甚至謂原壤爲方外聖人。孔子爲方內聖人。邢疏本於皇疏。而於此等謬說。皆刪棄之。有廓清之功矣。

子曰。志於道。邢疏云。道者。虛通無極。自然之謂也。又云。寂然至無。則謂之道。此亦入於元虛。

子曰。吾十有五而志於學。皇疏云。此章明孔子聖同凡。邢疏亦闡其語。此刪棄之未盡者。

子曰。未知生。焉知死。說苑。辯物篇云。子貢問孔子。死人有知無知。皇疏云。外教無三世之義。周孔之教。唯說現在。

不明過去未來。此用佛氏語說經。殊乖說經之體。且謂周孔爲外教。尤非儒者之語矣。宋書。天竺迦毗黎國傳云。盧山沙門慧琳。著均善論。

曰。黑學道士。曰周孔爲教。正及一世。不照幽冥之途。魏書。李瑒傳云。于時民多絕戶。而爲沙門。瑒上言。孔子云。未

知生。焉知死。斯言之至。亦爲備矣。安有棄堂堂之政。而從鬼教乎。使李瑒見皇侃之書。必斥之爲從鬼教矣。皇侃

孔爲外教。固謬矣。而其言則實能分別周孔之教。異於佛教者。程易田云。人生有三分。既生之後。未死之前。一

分也。未生之前。一分也。既死之後。一分也。其一分實而有者也。其二分虛而無者也。聖聖相傳之學。在實有之一

分。至於虛無之二分。聖人非不知之也。既虛無矣。烏從而致力於其間哉。於是二氏起而致力焉。所以大異於吾

儒之學也。子曰。未能事人。焉能事鬼。未知生。焉知死。此物此志也。論學小記目錄。後洪黻記。此程氏說。分別儒教

與佛教尤明。其云聖人非不知之者。易繫辭傳云。原始反終。故知死生之說。是聖人固明吾知之也。○皇氏謂周

孔爲外教。顧氏家訓歸心篇。更謂佛非堯舜周孔所及。然此言也。正可勸人不學佛也。學堯舜周孔。能及乎否乎。

路語之云。夫知德之人難得。故爲少也。如注意。則孔子此語。爲問絕糧而譏發之。禮案王肅說非是。故皇疏不從之也。夫子告子路言知德之人鮮。猶言中庸之爲德。其至矣乎。民鮮能久矣。彼言能者鮮。此言知者鮮。其意一也。班孟堅西都賦云。溫故知新已難。而皇疏解知德者。爲知德之人。文義最明。若如王肅說。則者字何所指乎。朱注知德者鮮矣。此解爲知德之人少也。皇疏解知德者。爲知德之人。文義最明。若如王肅說。則者字何所指乎。朱注肅說。蓋未見皇疏。且云自第一章至此。疑皆一時之言。或問云。史記以此連上章爲一時之語。此朱子誤讀史記也。史記孔子世家。子路慍見。下云子貢色作。孔子曰。賜。爾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。非以此章與上章爲一時之語也。且卽以爲一時之語。亦當謂知德之人少。故君子固窮。猶言天下執能宗予也。豈謂子路不知德哉。○遂初堂書目有皇侃論語疏。朱子與尤延之友善。蓋未借閱歟。

宰我問三年之喪一章。皇疏引繆播云。爾時禮壞樂崩。而三年不行。宰我懼。其往以爲聖人無微旨以戒將來。故假時人之謂。啓憤於夫子。義在屈己以明道也。又采李充說。大意亦同。其餘若季氏富於周公。季氏將伐顓臾。子路使子羔爲費宰。宰予晝寢。樊遲請學稼。子華使於齊各章。及子路曰。子行三軍則誰與。云云。皇疏所引舊說。皆爲諸賢回護。其意甚善。然多紆曲難通矣。

皇疏所載又一通者甚多。可見當時說論語者。競爲別解。然有甚不通者。道不行。乘桴浮於海。從我者其由與。皇疏采又一家云。孔子言我道之不行。如乘小桴入於巨海。終無濟理也。凡門徒從我者。道皆不行。亦並由我故也。子路聞我道由。便謂由是其名。故便喜也。不通至此。而皇氏采之何哉。其不至於不通。而淺拙粗俚者。則更多矣。

今世所傳皇疏。不盡真也。子行三軍則誰與。釋文云。誰與。皇音餘。今本皇疏云。若行三軍。必當與己。己有勇故也。故問則誰與之。此則讀與字上聲。不合於釋文。蓋皇疏殘闕。而足利人妄補之也。門人王峻之云。此條孫頤谷讀書。陸錄已疑之。又子溫而厲。釋

文云。皇本作君子。今皇本亦作子。孫氏亦疑之。

皇侃深於禮學。而論語疏。乃略於禮制。子曰。禘自既灌而往者。吾不欲觀之矣。孔安國曰。禘。祫之禮。爲序昭穆也。皇疏云。五年之中。別作二大祭。一名禘。一名祫。而先儒論之不同。今不具說。子曰。射不主皮。馬融曰。射有五善。一曰和志。二曰和容。三曰主皮。四曰和頤。五曰興武。皇疏云。馬注。與鄉射五物稍異。亦可會也。不須委曲細通也。有若對曰。盍徹乎。皇疏云。以周禮載師論之。則畿內用夏之貢法。其中有輕重。輕重不同。自各有意。此不復具言也。不知真皇疏略而不具言歟。抑非真皇疏歟。

殷因於夏禮。八佾舞於庭。禘自既灌而往者。射不主皮。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。君召使擯。執圭。君子不以紺纁飾。盍徹乎。邢疏皆頗詳明。似孔賈疏。

子張問十世可知也。集解。孔曰。文質禮變。其或繼周者。雖百世可知也。何注云。物類相召。世數相生。其變有常。故可預知。皇疏本此注作馬融曰。邢疏云。子張問於孔子。夫國家文質禮變。設若相承。至於十世。世數既遠。可得知其禮乎。殷

承夏后。因用夏禮。其事易曉。故曰可知也。周代殷立。而因用殷禮。及所損益。事事亦可知也。其或繼周者。雖百世可知也者。言非但順知既往。兼亦預知將來。禮謂順知既往之說是。預知將來之說非也。十世者。言其極遠也。後世欲知前世。近則易知。遠則難知。故極之十世之遠。若前世欲知後世。則一世與十世。其不可知等耳。何必問至十世乎。孔子言夏殷禮。杞宋不足徵。一二世已如此。至十世則恐不可知。故子張問之。觀孔子之答。但言禮。則子

張之間。爲問禮明矣。其或繼周者。雖百世可知也者。謂此後百世。尙可知夏殷以來之禮也。至今周禮尙存。夏殷禮亦有可考者。百世可知信矣。邢疏之說本不誤。而又云非但順知既往。兼亦預知將來。不敢破何注之說。是其無定識也。漢書禮樂志云。今幸有前聖遺制之威儀。誠可法象而補備之。經紀可因緣而存著也。孔子曰。殷因於夏禮。所損益可知也。周因於殷禮。所損益可知也。其或繼周者。雖百世可知也。今大漢繼周久。曠大備。未有立禮成樂。此賈誼仲舒王吉劉向之徒。所爲發憤而增嘆也。此班孟堅以爲繼周者。可知前聖遺制也。史記孔子世家云。觀夏殷所損益。日後雖百世可知也。以一文一質。周監二代。都鄙平文。我百從周。此則似預知將來之說矣。續漢書輿服志云。孔子曰。其或繼周者。行夏之正。乘殷之轡。服周之冕。樂則謂舞。此亦似預知之說。論衡實知篇云。孔子曰。其或繼周者。雖百世可知也。又曰。後生可畏。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。論損益言可知。稱後生言焉知。後生難處。損益易明也。此則以爲預知矣。宋書禮志引詩推度災曰。如有繼周而王者。雖百世可知。以前檢後。文質相因。法度相改。此嚴綽之書。固宜以爲預知耳。

朱注云。仁者愛之理。心之德也。此乃朱注之大義也。仁者愛之理者。謂仁非必指愛之事。若論事則顏子閉戶。安能與禹稷同道乎。心之德者。謂心之德主乎仁。猶目之德明。耳之德聰也。說見語類卷六。此二語明白無疑義也。然論語言仁者五十八章。有不可以愛解之者。且有不可以心德解之者。如子張未仁。難與並爲仁。不可解爲子張未有心德。且不可解爲子張難與相愛也。若欲解五十八章之仁字。皆密合。求之聖門之書之言仁者。惟中庸云。肫肫其仁。鄭注云。肫肫。懇誠貌。朱注云。懇至貌。此語最善形容仁字。可據以增成愛之理。心之德之說。愛是肫懇。心德亦是肫懇。子張尊賢容衆。嘉善而矜不能。是能相愛也。但未肫懇耳。朱注云。子張少誠實惻怛之意。誠實惻怛。即肫懇也。回也。其心三月不違仁。其餘則日月至焉。顏子常有肫懇之心。其餘則不能常肫懇也。雍也。仁而不佞。仲弓肫懇而不佞也。凡論語仁字。以愛解之。以心德解之。而稍覺未密合者。以肫懇之意增成之。則無不合者矣。上蔡語錄云。呂晉伯初理會仁字不透。晉因曰。世人說仁。只管著愛上。怎生見得仁。其如力行。